



犹太智慧丛书

傅有德 牛建科 主编

犹太人的 奇异思想

〔美〕马尔文·托卡耶尔 著

焦婷婷 译 牛建科 校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犹太智慧丛书

傅有德 牛建科 主编

犹太人的 奇异思想

〔美〕马尔文·托卡耶尔 著

焦婷婷 译 牛建科 校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犹太人的奇异思想/ [美] 托卡耶尔著; 焦婷婷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1

(犹太智慧丛书/傅有德, 牛建科主编)

ISBN 978-7-5004-7570-5

I. 犹… II. ①托…②焦… III. 犹太人—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4423 号

图字: 01-2008-4457 号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徐幼玲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7

字 数 108 千字

定 价 1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我们的“犹太智慧” 是从哪里来的？

特拉维夫大学教授 张 平

2006年夏天回国时去了一次西单图书大厦，发现各种以“犹太智慧”为名目的书籍在大厦的一层摆了整整一个书架，数一数竟有十几种之多。翻看内容大同小异，故事多属东摘西抄，议论则多属荒诞不经之谈。显然作者大多对犹太传统一无所知，贩卖的多是如假包换的“伪犹太智慧”。后来在卓越网一查，竟查出几十页的这类书籍，其中一本是靠大量剽窃歪曲我译注的《天下通道精义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而搞成的，题目叫做《天下通道：成就犹太人纵横天下大智慧》，署名金堂，冒用石油工业出版社的名义（我在该出版社网站查了，没有此书），而且不由分说，给了我一个

全新的名字和头衔——“北京大学王平教授”。

说起来，“智慧”一词原是拉比犹太教对自己的传统的另一种称呼，介绍到外人那里，自然就成了“犹太智慧”。不过这智慧跟一般人所理解的“智慧”一词的含义却有所不同。比如《创世记》3：6，中文翻译成：“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这里的“使人有智慧”一句的原文是“能教育人”，并无“智慧”一词。《申命记》4：6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这里原文中的“智慧”一词，才包含了“犹太智慧”的真谛。原来这“智慧”并非一般的知识，而是来自神的律法，所以伊甸园里的智慧树再神奇，也只能给人知识教育，而不能给人“智慧”；这“智慧”也不是死记硬背的律法条文，而是通过律法的学习讨论，领悟隐藏在律法背后的独特思维方式，并学会使用这种思维方式去处理问题，因此“犹太智慧”还有一种深深的悟性资质在其中，正如《创世记》31：3所说的：“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

这种“犹太智慧”进入儒家文明圈却是从一个

美国犹太人开始的。此人名叫马尔文·托卡耶尔 (Marvin Tokayer)。二次大战结束后，由于大陆局势的变化，中国犹太社区开始外迁，一部分回归以色列，一部分移居欧美，还有相当一部分移居日本。不过，日本的犹太社区一直没有得到犹太教组织的足够重视，很多年没有自己的拉比。1968年，日本犹太社区向美国纽约犹太教哈巴德派大拉比 Menachem Mendel Schneerson 请求派遣一位拉比到东京，主持犹太教社区的宗教日常事务。哈巴德派是海外最活跃的犹太教团体之一，以帮助海外犹太人的宗教事务为己任，各国大量非主流犹太教会堂（包括如今在北京和上海的两个犹太教会堂）都是他们建立的。不过这次 Schneerson 作出了一个特别的决定，他没有从本派选择拉比人选，而是看中了拉比犹太教正统派的一位青年才俊——马尔文·托卡耶尔。然而托卡耶尔对远东既一无所知又毫无兴趣。为了把他逼到东京去，Schneerson 动用了自己在犹太教社区内的强大影响力，给托卡耶尔施加了巨大压力，最终迫使他同意去日本当首席拉比。托卡耶尔满心不情愿，勉强答应去试两年。

Schneerson 在 1994 年去世后被哈巴德派奉为救世主弥赛亚，很多派内信徒至今仍在等他复活，就像《旧约》所预表的那样。他挥手致意的画像被

他的信徒们贴满了以色列的大街小巷，大概是现代犹太拉比中曝光率最高的一位。犹太人不接受耶稣的弥赛亚身份，至今仍在等救世主到来，两千年来出现了好几位被部分教徒奉为弥赛亚的人物。

Schneerson 是不是弥赛亚我不知道，不过他在派遣托卡耶尔去东京这件事上所表现出来的深刻洞察力的确让人吃惊。本来是满心不情愿的托卡耶尔迅速融入了日本犹太社区的生活，乐不思蜀，一呆就是几十年。他的日语水平在两三年内就长进了自己写书的层次。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托卡耶尔连续在日本出版了二十多部用日文写成的书籍，内容包括犹太经典、犹太历史、犹太文学、犹太笑话等等，向日本大众介绍犹太民族独特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为了让普通民众也能理解这种完全不同的奇异思维，托卡耶尔使用了一种日本漫画书式的简练生动的叙事风格，把经典、传统故事、生活故事和说理糅合在一起，使读者可以在活泼有趣的故事中理解深奥的经典要义。这种开创性的、专为远东读者设计的“托卡耶尔文体”在日本大获成功，每本书的发行量都高达几十万册，有些销量突破了百万册。可以说，托卡耶尔开创了犹太智慧的远东时代，为犹太文明与儒家文明间的对话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日本，托卡耶尔一直关注着中犹民族的交往。他撰写出版了《河豚鱼计划》一书，首次揭开了中日战争历史中一段鲜为人知的与犹太人相关的史实。他曾试图通过孙中山的犹太警卫“双枪科恩”在中国的旧关系建立与中国的联系，没有成功。但他从日本犹太人那里学得了大量有关中国的知识，并期望着有一天能把他的这些有关犹太智慧的解说传播到中国去。

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这些解说是以一种完全东方的方式传播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的这股“犹太智慧”刮到了韩国，托卡耶尔的著作在未经任何授权的情况下被盗译为韩文，并在韩国大量印刷销售。随后中国台湾的出版商将其中的一些书籍翻译成了中文，同样是在没有任何许可的情况下大量盗印出版。我所见过的这类台湾盗译盗印版书籍有七八种之多，包括《滚动的犹太智慧》（《塔木德》）、《犹太五千年的智慧》（《旧约》）、《犹太格言集》、《犹太笑话集》等等。

1993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上海学者顾骏撰写的《犹太的智慧：创造神迹的人间哲理》一书。虽然该书没有参考书目，但其中显然大量参考了台湾版托卡耶尔书籍中的叙述和故事，包括某些

章节的题目（比如“滚动的犹太智慧”）都直接来自原书。这是“托卡耶尔旋风”第一次在大陆登陆。顾骏的这本书显然触发了某些书商的投机心态，大量东摘西抄的伪“犹太智慧”书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以各种名义不断涌现，几乎全部采用“托卡耶尔文体”，几乎全部复述托卡耶尔的那几个故事。书籍越来越厚，装订越来越考究，插图越来越精美，内容却好像九斤老太的家世，一代不如一代，越来越走样。

托卡耶尔本人是位学识渊博的犹太宗教领袖兼学者，他谈论犹太智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日本人对犹太智慧的着迷来源于这些书籍的魅力，也无可厚非。顾骏的作品虽然不是严格的学术书籍，没开列参考书目，但书中仍然不失学者的严谨和慎重。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书籍虽然是盗译盗版，而且台湾译本中有一些致命的错误，但毕竟还是托卡耶尔的原著，因此跟真正的“犹太智慧”总算相去不远。唯独近几年来在大陆，“犹太智慧”成了鱼龙混杂、包治百病的大力丸，似乎非要验证一下钱锺书在《围城》中说的那句话：“中国人真厉害，外国的好东西，来一样，毁一样。”

简单举几个例子，让大家看看这些“犹太智慧”书中存在的问题。

例子一，某些以《塔木德》为名的书籍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塔木德”的故事：一个犹太人有一条船，船上有一个小洞。冬天的时候他把船送去刷油漆，准备开春再送去修补那个破洞。不想天气骤暖，河水开化，他的两个儿子偷偷拿了船去划，居然没发生任何危险，惊奇万分的犹太父亲这时才发现油漆匠在油漆时已经不声不响地补上了那个漏洞，目的是为了遵守维护人类生命的犹太律法。这故事被收进了不少儿童读物，题目叫做《船上的洞》。

这个故事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找遍了《塔木德》全书，您也找不出这么个故事来。经我向托卡耶尔本人核实，这故事是他本人早年的真实生活经历，故事中的两兄弟中的弟弟就是他本人。他把这个故事作为生活故事写进了他的日语书中，经过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游历都没变样儿，唯独跑到大陆却登堂入室，成了犹太教根本经典的一部分。我早年在北大中文系念书的时候听过一个笑话，说是新生入学后作摸底测试，问“唐宋八大家”的名字，居然有学生把系主任王瑶的名字填了进去。想不到20年后，竟然亲眼看见了这笑话的“犹太智慧”版。

例子二，那本剽窃我的著作的《天下通道：成

就犹太人纵横天下大智慧》在第四十节“不轻易相信任何人”中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犹太”故事：一个叫贝尔的三岁的犹太孩子被他的父亲放在衣柜上面，他跳向他的父亲，父亲却躲开了，让他重重摔了一跤，他哭起来，可全家人都不理他。据作者说，犹太人就是这样教育孩子的，“像这样的情形，他们往往在一个孩子身上重演六七次，当孩子对父母彻底不相信的时候，他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且不说这故事的教育理论荒唐到什么地步，只说这故事跟犹太人压根儿就没有任何关系。那个“贝尔”的真名叫做 Roger Ailes，是大名鼎鼎的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的董事长（幸亏他老人家不是犹太人，不然犹太人又会被加上一条罪状——福克斯新闻网在反恐问题上立场坚定，这又是犹太人“控制美国媒体”的铁证）。据说他小时候被他父亲摔过这么一次（不是六七次，否则他大概早就被摔残或者摔傻了）。摔他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让他“对父母彻底不相信”（不信任父母的孩子怎么可能接受教育），而是为了告诉他世人对朋友多半落井下石，要他在朋友需要他时千万不要离他们而去。

剽窃本《天下通道：成就犹太人纵横天下大智慧》的作者在这一节的结尾为我们总结了这样一条高深的“犹太智慧”：“不要轻易相信别人，这是犹

太人为人处事的成功智慧。”我的天！这伟大的“智慧”真是高深莫测，放之四海而皆准。只是如今的中国连牙牙学语的孩子都知道不许跟陌生人搭话的道理，这“惊人的智慧”完全可以让任何一个中国人教你，用不着不远万里地从犹太人那里搬来。这种水准的“智慧”只好算是对真正的犹太智慧的侮辱。

应该指出，这些伪“犹太智慧”书的盛行有其更深刻的文化背景。

首先，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有大量惊人相似的特征。犹太民族既能在西方文明的发展中大放异彩，又能顽强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这样的成功经验似乎为面临西方文明威胁，又不能不从西方学习先进文化的儒家文明圈提供了某种解决方案，因此犹太文明的秘密从19世纪起就吸引着中国人和儒家文明圈其他国家人民的注意。这种对犹太文明知识的渴望应该说是积极意义的，应该得到鼓励和帮助。

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犹太文化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那时候谈论犹太文明的人往往从《圣经》直接跳到马克思、爱因斯坦，根本不知道犹太文明经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塔木德》时代。十多年来，在一大批中国学者的努力下，这种

空白的情况开始出现改观，但在大众媒体方面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很少有学者愿意写一点犹太文明的普及读物。

正是这种民众对犹太智慧的渴求与缺少相关书籍的现实给了伪“犹太智慧”书乘虚而入的空子。在真正的犹太智慧被切割得体无完肤之际，读者们的满腔热情也被人利用。

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是鼓励严肃的学者们撰写或翻译通俗化的犹太文明读物，这需要有眼光的出版商跟学者们协力合作。事实上，这不仅是一件对双方都有利可图的工作，而且是一项功德无量的文化交流业绩。这次山东大学的牛建科教授组织翻译日语版的托卡耶尔原著，我相信这是中国知识界和出版界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的重要的一步。我希望今后能有更多严肃的学者和出版者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把真正的“犹太智慧”介绍给国人。

2007年2月10日初稿

2008年2月6日

改定于特拉维夫

《圣经》之光(代序)

一 人类的损失

一般而言，只要提起《圣经》，无论《旧约》还是《新约》，都被认为是基督徒的经典，这其实是个极大的错误。我想在开始就强调一下，《旧约圣经》实际上是犹太人所作，是犹太人的《圣经》。

尽管如此，现在大多数人，包括很多犹太人，几乎都要将《圣经》遗忘了。我们尽管对《圣经》仍然充满尊敬，但是却越来越不能理解其中的真正含义了。法国哲学家伏尔泰（1694—1778）也说过：“《圣经》虽然被尊重却没有被读懂。”这种倾向，对于人类，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

也许正因为如此，《圣经》虽然是人类历史上印刷册数最多的书，而不幸的是，它从来没有按照最好的样式展现出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圣经》，几乎都被分成两个部分，到处注解着图书目录般庞大的各种数字，诗歌、故事、寓言等全部混杂在一起。这样印刷出来的《圣经》，让人在拿到手里之后，无论如何也无法引起想要阅读的热情。

如果想要理解《圣经》，就必须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那个时代的氛围以及具体的历史状况。如果不了解这些，而是用现代的感觉去阅读《圣经》，那么对于书中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和语言描写，就很难产生亲切感。

譬如，我们今天用“traffic is heavy”（交通十分繁忙）来形容交通拥挤的状态。如果《旧约圣经》时代的人们读到这些词句，脑海中大概会浮现出载满了货物的大板车通过大街的场景。同样，我们如果用现代的思维来想象他们那个时代，也会产生巨大的偏差。

而且，认为《圣经》是尊贵无比的宗教典籍这一先入为主的观念已经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心中，因此，在阅读《圣经》的时候，人们更多的是去信仰它而不是理解它。最初书写《圣经》的

语言，既不是英语、希腊语，也不是日语，其中95%都是希伯来语，剩下的5%为阿卢克语（基督所用的希伯来语的一种方言）。因为现在各国的《圣经》版本都是翻译版，其中的翻译错误也颇多，但是人们对这些版本却仍然深信不疑。在本书中，我们也准备指出一些此类翻译上的错误。

犹太人把“古典”定义为“不得不读却又读不懂的东西”，而又把阅读翻译版本的书籍形容为“与新婚妻子隔着面纱接吻”。

不管怎么说，就很多民族而言，最初翻译的书籍，都是《圣经》。例如，在德国，最早的译书是路德所译的《圣经》，这对德语及德国文学的发展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与此相同，1611年由英国翻译的英文版《圣经》，也深刻影响着此后的英国文学。迄今为止，《圣经》已经被翻译成千种以上的语言及方言，仅在过去的100年间，它的出版量就超过了两亿册。

我们可以通过《圣经》体会人间的悲喜，在人生的不断奋斗的过程中理解生存的目的以及如何同身边的人相处，同时学会生活中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智慧。

《圣经》所用的词语非常简练。关于约瑟的记

载仅有十来页，但托马斯·曼^①却根据这十来页的内容写出了六本书。

二 可以携带的祖国

《圣经》的作者到底是什么人，我们至今仍无法确切地知道。这是由于在当时的犹太人社会中，作者不乐于把自己的名字公开。

《圣经》并不是单册的书，而是一套由 36 本书组成的古代选集。随便选择其中一本来看，大概就有长达 600 页的索引。以美国的国会图书馆为例，关于《旧约圣经》的一章，平均就有 300 张索引卡片。它以诗歌、法律、历史、哲学、歌谣、戏剧、谚语、谜语、信件、日记等形式均被记录在其中。

例如在第一章里，有关犹太人的任何事情都没有被提及，而仅仅是用故事的形式讲述了人类的起源。在日本，一般都把它看成是一个名叫“亚当”

① 托马斯·曼 (1875—1955)，德国作家，成名作是 1901 年发表的《布登洛克一家》。1933—1943 年完成颂扬犹太人、反对纳粹种族主义的四部曲《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包括《雅各的故事》(1933)、《约瑟的青年时代》(1934)、《约瑟在埃及》(1936) 和《赡养者约瑟》(1943)。(校注)